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一本，第四分（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年十二月

方言接觸與語言層次 — 以達縣長沙話三類去聲為例*

何 大 安

中古的去聲字，在達縣長沙話裡分入三個不同的調：去聲甲、去聲乙、和去聲丙。這種分化的音韻條件並不明顯。本文根據去聲的異讀現象加以分析，認為達縣長沙話的發展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不同階段當中語言層的交互影響，造成了去聲調的分化。本文還討論了與去聲三分有關的上聲和入聲字的演變，以及方言接觸所引起的音韻變化等問題。

語言的演化，有內外兩種力量在發生作用。內部，指的是結構的平衡；外部，指的是語言間或語體間的接觸、影響、與競爭。這兩種力量又往往是相互為用的。一項外部的刺激，會觸動內部結構的調整，而調整時所產生的新的規律，更會反過來成為相鄰語言的外部的刺激。語言發展上「接觸——調整」的反覆循環，尤其是多民族融合地區語言的常態。漢語正是這樣的一種語言。隨著調查資料的增加，我們現在逐漸了解到不但漢語與非漢語有過極密切的互動關係，就是漢語本身，也不斷發生方言間的接觸與融合。新的成分進入之後，往往會隨著結構同步變化，變化不盡的，便凝固成層，沉澱下來。這些如石碑一般留存下來的語言層，正可作為我們持照今古的關鍵。從前只從內部著力而求索不得的一些語言現象，通過語言層次的確切掌握，可以因此得出更為清晰的動態的了解。在這篇論文裡，我們預備就達縣長沙話三種去聲調的形成過程進行分析，藉此剖明內外兩種力量在方言發展上具體作用的情形。

§ 1. 達縣長沙話，是四川境內的一種湘方言。這支方言由湖南湘方言區遷居四川的時間，是在明末清初。入川後，定居在以達縣安仁鄉為中心的地區。說這種方

*本文初稿曾經丁邦新師、李壬癸師、龔煌城先生、崔榮昌先生、姚榮松先生、黃居仁先生、林英津小姐、洪惟仁先生賜閱指正，並承張次瑤先生影贈參考資料，謹此致謝。

何 大 安

言的居民，大多自稱是長沙人的後代。因此這種方言，就稱為長沙話。至於達縣以及附近地區普遍流行的，則是西南官話。

我們對於達縣長沙話的認識，完全得自崔榮昌先生（1989）的《四川達縣“長沙話”記略》這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裡，崔先生說明了達縣長沙話的形成背景，並且對達縣長沙話聲韻調的特徵，作了詳細的描述。讓我們感到最有興趣的，是這個方言的聲調系統¹：相當於中古去聲的那些字，在達縣長沙話裡，分讀入三個不同的聲調，也就是崔先生所說的「去聲甲」、「去聲乙」、和「去聲丙」。去聲調三分，在現代漢語方言之中，並不多見²。我們很想知道這種三分是怎麼造成的。

§ 2. 去聲甲、去聲乙、去聲丙，並不只有中古的去聲字。崔先生曾將達縣長沙話的三種去聲字，依其來源及實際調值，分類列表（崔榮昌1989：27）如下：

		去 聲 甲 ˥ 55	去 聲 乙 ˨˩ 21	去 聲 丙 ˧ 24
上	全 濁	負仗在件紹幸	簿伴弟斷坐舅	近社下杏婦重靜部
去	清 濁	在拜醉借歲蔗耗愛 暴吠樹隊賣鬧右遇	大地飯豆妹內路夜	派套醋課靠漢臭壯 辦份電壽共墓二驗
入	清 濁	筆不壁百福答鐵七 食局雜學襪落肉減	劈澀匣罰莫葉	卜作肅辱幕育

並且指出：

去聲甲 ˥ 55 多來自古去聲與古入聲字，其中以古去聲、入聲的清聲母字為最多，……也有部分古上聲全濁聲母字今讀去聲甲，……

1 達縣長沙話共有六個聲調：陰平˧˧ 、陽平˧ 13 、上聲˨˦ 41 、去聲甲 ˥ 55 、去聲乙 ˨˩ 21 、去聲丙 ˧ 24 。又請參看附錄四。

2 有一些方言的去聲調三分，是先受聲母清、濁的影響分為陰、陽兩調；再因陰調中聲母的送氣、不送氣分為次陰調和全陰調。這種去聲三分，是受音韻條件制約的（參見何大安1989），與本文所討論的情形，並不相同。

去聲乙 21 多來自古去聲的濁母字，……部分古上聲與古入聲的濁母字今讀去聲乙，……

去聲丙 24 多來自古去聲字以及古上聲的濁聲母字，……只有少數入聲字今讀去聲丙，……

這裡的敘述，只是一般性的。所涉及的音韻條件，有互補、也有互相對立的地方。為了仔細分別其中的關係，我們檢讀了所有去聲甲、去聲乙、和去聲丙的例字，作成附錄 1、2、3，並且依中古聲母的清濁條件，重新製成以下表 1、表 2、表 3 和表 4 的四種統計：

表 1 中古去聲字在三種去聲調裡的分佈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全 清	56	2	11
次 清	3	1	11
全 濁	6	29	15
次 濁	16	18	10
總 計	81	50	47

表 2 中古上聲字在三種去聲調裡的分佈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全 清	2	0	0
次 清	0	0	0
全 濁	8	17	26
次 濁	4	3	0
總 計	14	20	26

表 3 中古入聲字在三種去聲調裡的分佈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全 清	35	2	10
次 清	4	1	1
全 濁	16	4	7
次 濁	11	7	5
總 計	66	14	23

表4 中古去、上、入聲字在三種去聲調裡的分佈總表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全 清	93	4	21
次 清	7	2	12
全 濁	30	50	48
次 濁	31	28	15
總 計	161	84	96

統計的結果，和崔先生的觀察大體相符。只有崔先生對去聲丙的文字敘述，要作一點補充。就是入聲字讀去聲丙的，多於入聲字讀去聲乙。整個看起來，中古去聲字（參見表1）在今天三種去聲調裡最有意義的分佈上的現象，是：

- (1) 去聲乙幾乎沒有中古清聲母字；中古清聲母字只有三個，而濁聲母字則佔了90%以上。
- (2) 去聲甲的中古清聲母字，比中古濁聲母字多了兩倍（56：22）以上。
- (3) 去聲丙的中古清、濁聲母字，數量上大致相當（22：25）。
- (4) 去聲甲、去聲乙、去聲丙都有為數不少的中古濁聲母字，分別是22、47、25。

從中古清聲母的去聲字來看，去聲乙和去聲甲、去聲丙都有互補的可能。如果屬實，那就表示互補的一對，可能是因聲母的清濁而分化的。但是從中古濁聲母字來看，則甲、乙、丙三種去聲在分佈上顯然是互相對立的。這又表示去聲三分，一定還有清濁以外的原因。

現代漢語方言的聲調分化，多與聲母的清濁、送氣有關，因此我們很自然地會注意聲母上的條件。其實達縣長沙話的中古去聲三分，即使是同韻攝、或同開合等第、或同聲母的字，聲調的走向也可能互不相同。例如表5中的六組字便是這樣。因此三分的原因，不能只從音韻條件上求解。

§ 3. 達縣長沙話既是一個寄居在西南官話區中的湘方言，那麼我們可以從「方言接觸」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而「長沙」和「達縣」則是兩個最基本的參考點。

表 5 三種去聲字音韻條件的比較

例字	今去聲	音韻條件					
暴帽導	甲 乙 丙	效 效 效	開 開 開	一 二 一	去 去 去	號 號 號	並明定
布路墓	甲 乙 內	遇 遇 遇	合 合 合	二 二 二	去 去 去	暮 暮 暮	幫來明
邁敗	甲 乙	蟹 蟹	開 開	三 三	去 去	夬 夬	明並
稗派	乙 丙	蟹 蟹	開 開	三 三	去 去	卦 卦	並滂
雁硯驗	甲 乙 丙	山 山 咸	開 開 開	二 四 三	去 去 去	諫 線 豔	疑 疑 疑
隊地第	甲 乙 丙	蟹 止 蟹	合 開 開	一 三 四	去 去 去	隊 至 霽	定 定 定

根據楊時逢先生（1974）的《湖南方言調查報告》，許多湖南的湘方言在白話中都分別兩種去聲：陰去和陽去。前者來自中古清聲母的去聲字，後者來自中古濁聲母的去聲字；而文讀則僅有陰去一種去聲調，中古的清、濁聲母字都讀陰去，這個陰去調和白話的陰去調完全相同。長沙，尤其是這種方言的代表³。今天的長沙方言，陰去的實際調值是45，陽去的實際調值是21。那麼一個中古清聲母的去聲字，在今天的長沙方言只有一種讀法，就是陰去（45）；而一個中古濁聲母的去聲字，在今天的長沙方言就可能有兩種讀法：在白話音中讀陽去（21），在文讀音中讀陰去（45）。也就是說，這兩個去聲調，都有中古的濁聲母字。濁聲母字在這兩個去聲調的分佈是對立的，但是中古清聲母字在這兩個去聲調的分佈，却是互補的。

作為西南官話的達縣，相當於中古的去聲，它只有一個調，13，就稱作去聲調⁴。它並沒有因為聲母清濁的不同，把中古的去聲分化成兩個調（參見楊時逢1984：475-490）。因此這個去聲調裡，既有中古清聲母的去聲字，也有中古濁聲母的去聲

3 今天的長沙話也有六個聲調，分別是陰平1323、陽平113、上聲153、陰去145、陽去121、入聲124。以上的調值描述，都採嚴式記音。又請參看附錄五。

4 達縣有四個聲調：陰平155、陽平131、上聲142、去聲113。又請參看附錄六。

何 大 安

字。

我們發現：長沙的陰去、陽去、和達縣的去聲，在調值和分佈的特點上，與達縣長沙話的去聲甲、去聲乙、去聲丙非常相似。請比較表 6 和表 7：

表 6 長沙、達縣去聲的調值和分佈

	長沙陰去	長沙陽去	達縣去聲
調 中 古 清 聲 母 字 值 中 古 濁 聲 母 字	˥ 45 +(文、白) +(文)	˨ 21 — +(白)	˧ 13 + +

表 7 達縣長沙話去聲的調值和分佈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調 中 古 清 聲 母 字 值 中 古 濁 聲 母 字	˥ 55 + +	˨ 21 — +	˧ 24 + +

於是我們可以有這樣的假設：達縣長沙話的去聲甲、去聲乙、去聲丙，分別相當於長沙陰去、長沙陽去、和達縣去聲。去聲甲、去聲乙是入川之前就已有的文白之分，去聲丙則是在入川之後受達縣西南官話的影響所新形成。從歷時的觀點看，去聲甲、去聲乙、去聲丙代表三個語言層。從共時的觀點看，甲、乙、丙的共存便造成了去聲的三分。

§ 4. 現在要證明這個假設。

如果這個假設為真，那麼甲、乙、丙之間原本具有語言層的先後關係，甲、乙在前，丙在後。因此我們期待材料中有能反映這種關係的異讀字。如果能符合這種先後關係的異讀字的比例相當高，那麼這個假設就可以獲得證明。

達縣長沙話的異讀字並不多，但是大部分的異讀字恰巧都和去聲甲、去聲乙、去聲丙有關。我們現在先把來自古去聲調的異讀字列在下面⁵：

5 有一些異讀字有詞義上的差別的，已經排除在外。例如「正」作「正月」的平聲一讀，「釘」作名詞的平聲一讀都是。其實這些用法，在中古音裡就已經不是去聲。

(5) 去聲丙：去聲乙	大 ta ↗ : ta ↘
	謝 sie ↗ , 感～ : tsia ↘ , 姓
	號 hau ↗ : he ↘
	念 n̄i ↗ : n̄i ↘
	認 zən ↗ : ſin ↘
	問 uən ↗ : uən ↘
	上 ſioŋ ↗ : ſinɔŋ ↘
	定 tin ↗ : tiaŋ ↘
	夢 moŋ ↗ : moŋ ↘
去聲丙：去聲甲	漚 o ↗ : u ↘
	種 tſoŋ ↗ : tſioŋ ↘
	貢 koŋ ↗ : koŋ ↘
	漢 ha ↗ : ha ↘
去聲乙：去聲甲	樹 ſy ↘ : ſyu ↘
去聲丙：去聲丙：去聲乙	
	秘 mi ↗ , pei ↗ : pai ↘
(6) 去聲甲：去聲甲	背 pe ↘ : pa ↘
	灶 tsau ↘ : tse ↘
	教 tſie ↘ : ke ↘
	正 tsə n ↘ : tſin ↘
去聲乙：去聲乙	會 Φei ↘ : Φai ↘
	字 ſl ↘ : zl ↘
去聲丙：去聲丙	去 tſhy ↗ : tſhie ↗

這些異讀字排列的先後，都遵照崔先生原來的辦法：「前文後白」。在「：」號之前的是文讀音，之後的是白話音。其中第(6)組是同調間的異讀，跟這裡的討論沒有直接關係。我們主要觀察的，是第(5)組。

第(5)組共有十五對中古去聲的異調文白異讀字，其中十四對裡的去聲丙都當作文讀音使用；而在與去聲丙對舉時，去聲甲和去聲乙都被當作白話音。另外一對表現去

何 大 安

聲甲和去聲乙的關係，則是前者白而後者文。因此從文白的區別來看，三種去聲調的關係是：

表 8 三種去聲調的文白關係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白		文
白	文	

這些異讀所透露的最明顯的消息，當然是：去聲甲和去聲乙為一組，代表大多數的白話音；去聲丙為另一組，代表大多數的文讀音。

現代漢語方言中的文讀音，一般地講，反映的是某一區域所通行的標準語的音讀，白話音則是各地方固有的音讀。在時間上，是白話音形成的早，文讀音形成的晚。這樣看來，達縣長沙話的去聲丙，應該是後起的文讀音；相對地，去聲甲和去聲乙則是原本就有的白話音。就這一點而言，這個結論和我們的假設，完全相符。

§ 5. 上一節的討論，還有兩點需要澄清。

第一，去聲甲與去聲乙，以其相當於長沙的陰去與陽去而言，本來也有文白後先之分。但是在入川與一個新的語言系統，即達縣的西南官話，發生接觸的時候，去聲甲、去聲乙是在共時共存的狀況下出現的。固有的兩層，已化為一個系統與第三者相抗爭。因此音讀的取代，並沒有一成不變的程序。一個新的文讀音讀，可以先取代原有的白話音，也可以先取代原有的文讀音。

第二，就僅有的一對表現去聲甲與去聲乙關係的異讀來看，也就是「樹sy」：
ssuŋ」這一對異讀，去聲甲(ŋ)是白話，去聲乙(ŋ)是文讀。但是根據我們的假設，去聲甲相當長沙陰去、去聲乙相當長沙陽去的話，恰應是去聲甲文讀，而去聲乙白話。這是一個不能不進一步考究的疑點。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提出以下的說明。

「樹」是遇攝三等合口章系禪母字。遇攝三等合口章系字的韻母，今天湖南境內的方言，大多讀-y或-u。四川境內除了彭山為-o之外，其餘各地全讀為-u。這兩省都沒有將之讀為-ŋ或-əŋ的。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去聲乙的-y和去聲甲的-ŋ，都不是入川後的產物。事實上「樹」讀sy，在湘方言之中是十分普遍的。可是如果sy是文讀，

那麼syu的白讀又何從而來呢？在兩湖地區的西南官話和湘語區內，我們都找不到這樣的音讀。

在達縣長沙話的內部，以-y為文讀韻母的文白異讀，還有以下三對：

- (7) 去 tshy 1 (24, 去聲丙) : tshie 1 (24, 去聲丙)
- 宿 sy 1 (24, 去聲丙) : siyu 1 (21, 去聲乙)
- 削 sy 1 (55, 去聲甲) : siyu 1 (55, 去聲甲)

「宿、削」是入聲字，「去」是遇攝三等合口溪母字。「去」與「樹」雖然前者在御韻、後者在遇韻，可是二者同攝、同等、同開合，就現代漢語方言的一般情形看，它們的韻母不應相差太遠。現在這兩個字的文讀韻母都是-y，頗符一般常理。但是白話音的韻母，一個是-ie，一個是-u，這就顯得非常特別。我們是不是能找到一個這樣的方言，作為白話層呢？

這樣的方言，在湖南境內，目前還找不出來。但是湖北的一支贛方言，崇陽方言，恰巧有相近的反映。崇陽「樹」讀səu 1 (33, 陽去)，「去」有z̥i 1, x̥y 1, z̥ie 1 (35, 陰去)三讀，「肅」(與「宿」中古同音)讀siəu 1 (55, 入聲)，「削」讀sio 1 (55, 入聲)。崇陽的z包括中古溪母、清母的細音字在內，如「輕、千」等字，因此「去」的z̥ie一讀，正相當達縣長沙話的tshie。

這並不是說，達縣長沙話在入湘前較早的一層語言層，就是崇陽方言。但是遇攝三等合口的-xyu (əu) : -ie的對比，是如此的特別而又湊巧，不能不引起我們格外的注意。此外我們不可不知道，崇陽是一支贛方言，而說達縣長沙話的居民，大部分「都曾經在江西省吉安府泰和縣境內聚居，……並且分別于元末明初遷往湖南，……他們入川時間在明末清初」(崔榮昌1989:24)。江西吉安，今天也正在贛語區內(何大安1984, 顏森1986)。當然，方言的分佈，自會隨時變化。可是畢竟有這些線索可尋，而我們對這支方言入湘前的來歷，也不能完全置之不顧。那麼配合歷史文獻與音韻特點，推測達縣長沙話在入湘之前，曾經受過某支贛方言的影響，而崇陽正為這一類型贛方言的代表，似乎不為無稽。果真如此，達縣長沙話的「樹syu 1」、「去tshie 1」、「宿siyu 1」、「削siyu 1」的一讀，也許就是入湘前的語言層的遺跡。比之入湘後所吸收的「樹sy 1」、「去tshy 1」、「宿sy 1」、「削sy 1」一讀，自然就是更早的白話音了。

何 大 安

§ 6. 現在我們可以對 § 2. 中對中古去聲字分佈上的四點觀察，也就是(1)–(4)，作一個通盤的解釋。

達縣長沙話的前身在入川以前，白話層中的去聲就已經二分為去聲甲和去聲乙。二分的原因，是中古聲母的清濁。中古清聲母的去聲字入去聲甲，中古濁聲母的去聲字入去聲乙。所以去聲乙之中幾乎沒有清聲母字（以上解釋(1)）。達縣長沙話在入川之前，去聲還有一層文讀的讀法。文讀去聲只有一種相當於去聲甲的聲調，不論中古聲母是清是濁，都併入了去聲甲。因此去聲甲除了有白話層的清聲母去聲字之外，還有文讀層中清、濁聲母的去聲字。去聲甲當中，清聲母字的數目所以大大地超過了濁聲母字，這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以上解釋(2)）。去聲丙是達縣長沙話入川後，受達縣西南官話影響所新發展出來的去聲調。由於達縣西南官話只有一個去聲調，中古去聲的清濁聲母字都兼容在內，所以達縣長沙話的去聲丙就既有清聲母字，又有濁聲母字（以上解釋(3)）。最後，去聲甲有入川前文讀層的濁聲母去聲字，去聲乙有入川前白話層的濁聲母去聲字，去聲丙有入川後新獲西南官話的濁聲母去聲字，所以去聲甲、去聲乙、去聲丙都各有為數不少的中古濁聲母去聲字；因為它們各來自不同的語言層（以上解釋(4)）。

一個語言社群中，如果語體（variety）的社會分工並不那麼苛細而嚴格，那麼各個語言層必定不可能保持得很完整；互相取代，乃成為無可避免的事實。在達縣長沙話裡，雖然至少有來自三個語言層的去聲系統，可是就目前的資料來看，去聲甲的字數目最多，去聲乙、去聲丙則相伯仲，可見佔優勢的，是入川前的文讀層。而西南官話層，在發揮了影響力四百年後，僅只取代了大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去聲字，似乎也可見出達縣長沙話的保守性。

§ 7. 達縣長沙話的三種去聲裡，除了有中古的去聲字之外，還有六十個中古上聲字。其中除了「點、揩」之外，其餘五十八個都是中古全濁和次濁的上聲字。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濁上歸去」。這些濁上字入去聲甲的有十二個，入去聲乙的有二十個，入去聲丙的有二十六個。它們的分化，是否也有層次的關係呢？

文白異讀的存在，支持了這個想法。中古的濁上字有幾對這樣的去聲異讀：

(8) 去聲丙：去聲乙	后 h̄yu ↗ : he ↘
	厚 h̄yu ↗, ~薄 : he ↘, 人名
	倚 t̄shi ↗ : t̄si ↘
	錠 tin ↗ : tiang ↘
	跪 kuei ↗ : khuei ↘

去聲丙：去聲甲，去聲乙

在 tsai ↗ : tsai ↗ : tai ↘

(正在 t̄sin ↗~)

這些例字一樣是前文後白。可以看得出來，去聲丙總是當文讀用，而去聲甲、去聲乙則當白話用。這和中古去聲字的情形一樣，去聲甲、去聲乙是原有的，去聲丙是後起的。

如果去聲甲、乙是入川以前就形成的，而且都已有了中古的濁母上聲字，這表示四百年以前「濁上歸去」在某些湘方言中就已經完成了。

§ 8. 今天的長沙話還保持入聲調一類，調值24；不過已經沒有了任何形式的輔音韻尾。達縣長沙話的入聲字卻已經混入了其它聲調之內，它在這方面的發展與今天的長沙話不同。達縣長沙話中古入聲字現在分別唸成陽平、去聲甲、去聲乙、和去聲丙，已見 § 2.表3.，並請參看附錄三。從聲母條件看，似乎清、濁都有。於是問題就變成：這種四分，是怎麼造成的？

文白異讀仍然是最有效的線索。入聲字有以下的異調文白異讀：

(9) 去聲丙：去聲乙	宿 ſy ↗ : ſiu ↘
去聲丙：去聲甲	鉢 po ↗ : pai ↗, ~公
	別 pie ↗ : pe ↗
	膝 ſi ↗ : t̄shi ↗
	學 ſyo ↗ : ho ↗
	菊 t̄sy ↗ : t̄sy ↗

去聲丙：去聲丙：去聲甲

日 zl ↗ : ſi ↗, ~本, ni ↗, ~光

去聲乙：去聲甲 物 u ↗, ~理 : u ↗, ~件

何 大 安

狹 ſia ↘ : ha ↗

(10) 陽平；去聲甲 白 pho ↗ : pai ↗

第(9)組是去聲間的異讀。這裡的情形和中古去聲、中古濁上一樣，去聲丙總是文讀。去聲甲、去聲乙之間如有對立，則是前者白，後者文。第(10)組僅有一個例字，文讀為陽平，白讀為去聲甲。那麼似乎是陽平後起，去聲甲在前。

四川、湖北、湖南的西南官話，入聲有入陽平的，有入去聲的。湖南的湘方言，如果入聲不獨立成調，也有入陽平的，也有入去聲的。但是入聲同時兼入陽平和去聲，而又沒有音韻條件可分別的，在這兩種方言區內，都還不曾聽說過。因此此地所謂四分，可能正是入歸陽平和入歸去聲兩種類型層疊的結果。那麼達縣長沙話究竟是入歸陽平在前呢，還是入歸去聲在前呢？

如果入歸陽平在前，我們就要解釋何以入聲還會兼入三種去聲。這時會遭遇到以下的困難。第一，達縣當地的西南官話入歸陽平，因此不可能影響達縣長沙話入歸去聲。第二，從崔先生文章所引達縣長沙話居民的族譜來看（pp.21-24），他們的祖先在入川的過程中，不曾在中途有過若干世代以上的停留；並且入川後即世居達縣附近。因此即使路過入聲歸去的地區，諒必不能在短時間內即有如此多的陽平入聲字改讀為去聲。

反過來，如果假設達縣長沙話是入歸去聲在前，那麼解釋起來就比較順當。首先，因為去聲乙中的入聲清聲母字很少，主要是入聲濁聲母字，這種情形和中古去聲字變入去聲乙的情形類似；我們可以假設入聲字在去聲甲和去聲乙的分佈，和中古去聲字一樣：文讀入聲入去聲甲，白讀入聲分入去聲甲和去聲乙。等到入川以後，一方面隨著已為同一類的去聲字從去聲甲、去聲乙中分化出新的去聲丙，一方面受到當地西南官話入聲字歸類不同的影響，已歸入去聲甲、去聲乙的入聲字有一部分又脫離了去聲字而轉入陽平。入川後去聲丙和陽平調中的入聲字，無疑都是受當地達縣西南官話影響的結果。我們可以推測入聲字轉入陽平的過程，也許先經過一個兩讀的階段，現在留下來的異讀就是證據。其實整個去聲丙的產生，也正可作如是觀。

第(10)組的文白異讀，雖然只有一個字，很明顯地支持歸去在前的假設。因為去聲甲是入川前已有的讀法，所以在前，是白話；而陽平是入川後的新歸類，所以在後，是文讀。

今天的長沙話有一個半低升調(24)，稱為入聲，收錄了中古的入聲字；達縣長沙話的去聲丙有中古的去聲字和入聲字，也是半低升調(24)；兩者調值相同。因此我們不妨可作另一種推測，即：半低升調(24)的讀法是達縣長沙話入川之前就有的，和今天的長沙話一樣，都是入聲字。其後受到達縣方言的影響，轉出了一部分字到陽平，又吸收了一些達縣讀為低升調的去聲字。這些新吸收的去聲字和剩下沒有轉出的入聲字，就形成了今天的「去聲丙」。也就是說，達縣長沙話原來的入聲並未消失，而是內容上起了變化。這個推測，也不能成立。因為它不能解釋去聲甲、去聲乙當中的中古入聲字是怎麼來的。中古入聲字在達縣長沙話分入陽平、去聲甲、去聲乙、去聲丙。如果去聲丙的入聲是原有的，陽平的入聲是受達縣方言影響轉入的，那麼去聲甲和去聲乙中的入聲字顯然無法給予同樣的解釋。無論是今天的長沙話或達縣方言，都沒有類似的情況。

這樣說來，不但濁上歸去，甚至入聲歸去，在入川之前，也已經完成了。

§ 9. 綜合上述各節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今天的達縣長沙話，它的形成，根據文獻，可以分成入湘前、在湘、入川後三個階段，而與之相應的則有四個語言層：

(11)	第一階段	入湘前 元末（十四世紀以前）	贛語層
	第二階段	在湘 元末明初至明末（十四至十七世紀）	湘語白話層
			湘語文讀層
	第三階段	入川後 明末清初至今（十七至二十世紀）	西南官話層

這些語言層的痕跡，可以從文白異讀中看出。對當地人而言，凡是有異讀對立的，屬於較早層的，既為口語習誦已久，便稱為白話；屬於較晚層的，因係文教之所加，便稱之為文讀。因此所謂文白，就層的早晚而言，乃是相對的。

第二，去聲甲、去聲乙、去聲丙的三分，大部分是第二、第三兩階段中三個語言層交疊取代所造成的。相形之下，音韻條件所起的作用反而很小，僅有去聲乙之缺少

何 大 安

清聲母一端而已。濁上、入聲在第二階段即已與去聲同變化，因此到了第三階段，才會同受西南官話的影響。

第三，去聲甲、去聲乙調值與今天長沙話的陰去、陽去相近，可見調值經歷四百年猶能保持穩定。去聲丙調值與達縣去聲相近，當是因類相及之故。由於達縣去聲一「類」多讀13，因此達縣長沙話凡此「類」中之字亦因而改讀24——不能讀為13，否則即混入陽平——並因此「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一個新的去聲「類」：去聲丙。一般認為音韻系統中「值」易變，「類」不易變。達縣長沙話則提供了一個反面的例子。

第四，入聲字的走向，為方言接觸的研究提供了更為有趣的範例。入聲字在入川前既已歸入去聲甲、去聲乙，則在此方言系統內，入聲字已與去聲字為一類。因此當去聲字受外力影響改讀為去聲丙之同時，部分入聲字亦隨之而去。這是入聲字遵守「系統內」同一「類」字同變化的表現。但是外力復有「入歸陽平」的影響，而達縣長沙話另一部分的入聲字亦因而逐漸經由兩讀而脫離了原屬的去聲類，無論這個類是去聲甲或去聲乙，隨「系統外」的「類」而走入陽平。系統內的類，與系統外的類，在方言的演變上，各發揮了旗鼓相當的作用，使同一範疇產生了毫無音韻條件可循的分裂。這使我們對語言結構變化的本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自有文字歷史以來，我們就看到說漢語的民族，在同一片土地上，或因天災，或因人禍，流離遷徙了四千年。我們很難想像今天會有一支方言，從來不曾受到語言或方言接觸的影響。達縣長沙話並不是一個多麼特別的例子。許多漢語方言都有程度上或多或少的類似的經驗，所以我們才隨處見到一些不可解的例外。方言接觸所帶來的語言層的交替以及種種出人意表的演變方向，不能僅僅從音韻條件的「規則性」來加以考慮。拋開了「社會」和「系統外」的角度，我們恐怕無法完整地了解語言歷史的真象。

附錄一⁶中古去聲字在三種去聲調裡的分佈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幫／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報布拜富費 賦廢富副 暴／咁 邁賣	背／付 憤 袞／飯復 縫罵妹夢／萬 問	祕 祕／非放 派／泛 辦／份 墓暮夢／問
端透定泥來	帶到釘帝 隊鬧賴癩	大內路 地尿累 豆念料 定	套電導定第 大念湧
知徹澄	罩脹賬 召賺	住鄭	中治
精清從心邪	精醉借灶 歲	灶箭 字字賤 箭 謝	清 謝
莊初崇生	稍消瘦曬	事	壯
章昌船書禪日	少扇試 樹任潤閨	處剩順射 上樹認讓	種臭秤串 舜壽上邵 二貳認
見溪群疑	箇告窖覺教 傲艾礙岸雁藝遇	轎檻硬餓硯	貢課共驗 靠去去
曉匣云以影	漢化耗 右 隘暗按案晏 漚	號縣會會 夜謫	漢恨號 漚

6 以下的三個附錄，係根據崔榮昌（1989）所提供的資料加以排列，一字兩讀或三讀的，分繫各聲調下。一字如中古即有異調，其歸屬則依崔先生判讀為準。若崔文無說，則依常讀。

何 大 安

附錄二 中古上聲字在三種去聲調裡的分佈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 負	抱簿伴 / 犯 麼	部 / 婦范
端透定泥來	點 奶奶	弟斷道錠 你裡	稻錠
知徹澄	仗	丈杖	重趙兆
精清從心邪	在	坐在	靜蹠在
莊初崇生			
章昌船書禪日	紹		社受善氏是是
見溪群疑	件技妓 咬蟻	舅倚跪 ⁷	近跪倚
曉匣云以影	幸 華	厚后	下下杏浩厚后

7 「跪」字崔文二十八頁倒數第九行有khuei ↗讀，但二十八頁特別列於「去聲乙 ↘21」項下，則聲調 ↗係誤植，當改為 ↘，故列於此。

附錄三 中古入聲字在三種去聲和陽平調裡的分佈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陽平
幫／非	別 鑑 筆 不 壁 百 鉢 ／ 髮 發 蝠 幅 福 法		卜 鉢 ／ 複 腹	
滂／並／敷奉	別 ⁸ 白／乏	劈 ／ 罰	／ 覆 別 ／ 服 伏	匹 白 ⁹
明／微	滅摸／穢物	莫 沒 沒／物		
端透定泥來	答 鐵 落	跌 蠱 獵		讀
知徹澄	竹		姪 姪	
精清從心邪	七 雜 削 削 膝	宿	作 肅宿膝	節
莊初崇生		灑		察
章昌船書禪日	織 織 出 舌 實 叔 濕 十 日 食 失 室 術 識 釋		辱 褥 日 日	祝 芍 入若弱
見溪群疑	腳 腳 覺 骨 菊 殼 局 月 月		菊	曲 樂逆業
曉匣云以影	鑊 學 狹 躍 一鴨 壓 押	匣 狹 葉	活 學 育	

8 「別」字薛韻幫，並兩見：「分別」義為「方別切」，「離別」義為「皮列切」。今暫置並母下。

9 崔文二十八頁引「白」之文白異讀為pho ɿ(24)：pai ɿ(55)，但二十七頁繫「白」於陽平下，調為ɿ(13)。則ɿ(24)誤，當改為ɿ(13)。

何 大 安

附錄四 達縣長沙話的聲韻調（崔榮昌 1989：24—25）

聲母

p 布步皮排	ph 朴普鄙配	m 木米買媽	f 夫符法廢	ɸ 胡花灰飛分風發
t 低弟提隸	th 梯讀抖施	n 泥拉力女		
ts 知資慈次	tsh 持詞且造碎	z 日茲饒任	s 師思遲自	
ts' 雞奇朱謝狗	tsh' 期出扣春	ñ 娘逆惹業	s' 希十書囚	
k 姑街嫁	kh 枯空看昆	ŋ 岩牙額恩	h 鞋瞎河棵縣放	

○ 而阿衣雅烏蛙入月你

韻母

ɿ 知資	i 皮日鐵熱	u 菩婆火鑊五	y 女豬錐靴月	ə 爾而
a 花家排咬竿岩八	ia 雅惹爹甜添領壁	ua 蛙怪括		
o 巴嫁化墓硬摘郭	io 車茄夜尺確約		yo 芍射石略	
v 波多哥我				
e 鮑教好背墨得別	ie 貓標二走兩特劈	ue 闊廓	ye 決缺穴闊	
ai 悲灰階鉢百色避	iai 解介戒屆	uai 衰塊回國割		
ei 碑備美批恢		uei 累最尾崔骨		
au 貓灶號				
ɛu 包跑勾牡土六律	iuu 流肉走竹少削		yu 腳覺	
ɛ 你唔	ɪ 邊天冉善		ÿ 軍雲捐元軟	
			yɛ 專船川串	
ã 三甘班飯看眼		uã 晚万		
õ 般潘漫歡		uõ 端鑽酸官寬彎	yn 準瓊榮營	
ən 門分敦吞仁爭莖	in 民人今兵平盟成	uən 昏唇滾昆文		
əŋ 胖仗裳尚航昂	iaŋ 痘名聽良冷			
əŋ 朋萌猛孟哽				
ɔŋ 幫光汪夢風公翁	ioŋ 張商香姜中窮兄			

聲調

陰平 ↗ 33 詩低媽妖監張	上聲 ↘ 41 使底馬也剪講	去聲 甲 ↘ 55 試帝摸躍箭賬
陽平 ↗ 13 時提麻爺前強		去聲 乙 ↘ 21 事地罵葉賬丈

去聲丙 ↗ 24 氏第幕二踐腸

附錄五 長沙方言的聲韻調（楊時逢 1974：15—16）

聲母：

P 巴貧辨白	ph 派別	m 門	f 附會
t 丁談地笛	th 妥突	n 納郎年里	
ts 增柴助長雜	tsh 餐族		s 三生熟 z 人熱饒
ts' 錢結就專	tsh' 千出		ś 笑現學
k 官狂共	kh 肯	ŋ 艾安矮	h 好紅

○ 窩二委軟

韻母

i 子十日	a 怕納殺	o 破脫桌歌	v 得蛇刻	e 噬
i 必已序	ia 假鳴	io 略腳		ie 別靴接
u 步骨	ua 掛瓦		uɔ 國	
y 女出局	ya 刷			ye 缺
ai 買太在鞋	ei 悲對內	av 袍到好	əu 某杜走竹後	
uai 怪外	uei 桂未	iav 表了要	iəu 紐秋幼	
yai 揣	yei 繼睡			
ã 旁談餐晏	ẽ 展扇	õ 滿短官碗		
iã 江樣	iẽ 邊念剪厭			
uã 光灣				
yã 門窗	yẽ 轉染			
ən 本等審更		oŋ 朋同衆紅		
	in 敏丁今隱	iŋ 兄用		
uən 坤				
yən 均云				

聲調（陽去調只大都限于白話音，文言字全都讀陰去）

陰平 ↗323 陽平 ↗13 上聲 ↗53 陰去 ↗43 陽去 ↗21 入聲 ↗24

知沙 華台 討底 旦做 內會 石絕

何 大 安

附錄六 達縣方言的聲韻調（楊時逢 1984：476—7）

聲母

p 半辨	ph 盤朋	m 門馬	f 符馮
t 到當	th 同泰	n 怒藍連	
ts 糟將	tsh 倉齊		s 三西
tʂ 招豬	tʂh 茶蟲		ʂ 沙扇 z 日如
tʂ̚ 計家	tʂ̚h 橋群	ń 宣年	ʂ̚ 嫌玄
k 官公	kh 口空	ŋ 艾愛我	x 河紅

○ 月危妖溫元翁雍

韻母

i 知十四；1耳二	a 拿茶達	o 頗果	e 北則射
i 希米立	ia 斜架	io 略學	ie 姐謝滅
u 圖處木	ua 花刮		ue 緞或
y 徐菊			ye 靴削
ai 楷待	ei 悲肺	au 毛招	əu 偷手
iai 介偕		iau 苗小	iəu 酒牛
uai 帥壞	uei 罪葵		
an 潭安		ən 繁存分	
	ien 妮店		in 平今幸
uan 算歡		uən 純魂薨	
	yen 宣犬		yin 俊旬均
aŋ 方商	oŋ 朋中公		
iaŋ 良姜	ioŋ 窮兄		
uaŋ 椿狂			

聲調

陰平 755 陽平 431 上聲 421 去聲 131

剛天 毛葵七雜 曉老 救住罪

後記

本文修訂稿於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初郵呈崔榮昌先生指正，崔先生復函除表示本文「結論有說服力，（所作）推測同達縣長沙話的事實基本吻合」外，更承惠賜（四川省達縣“長沙話”記略）原稿複本一冊，及抄錄資料三頁。原稿資料較已發表稿為詳備。現就原稿中去聲三類字的統計，重新列為表9、10、11、12，以為表1-4之補充。崔先生復函中附有中古入聲字的分化統計表，也一併列出供讀者參考。

表 9 中古去聲字在三種去聲調裡的分佈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清	275	6	143
濁	125	114	118
總計	400	120	261

表 10 中古上聲字在三種去聲調裡的分佈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清	0	1	4
濁	38	30	56
總計	38	31	60

表 11 中古入聲字在三種去聲調裡的分佈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清	131	8	7
濁	75	30	17
總計	206	38	24

何 大 安

表12 中古去、上、入聲字在三種去聲調裡的分佈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清	406	15	151
濁	238	174	191
總計	644	189	342

表13 中古入聲字分化統計表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甲	去聲乙	去聲丙	總計
清	1	104	6	131	8	7	257
全濁		53	1	31	14	10	109
次濁		42	2	44	16	7	111
總計	1	199	9	206	38	24	477

本文正文 § 2根據發表稿所列的表1—表4，以及根據表1—表4所作的(1)、(2)、(3)、(4)各點觀察，與表9—表12基本一致。部分正文中的比例，原來根據發表稿的數字不盡確實，現在已經重新計算更正。表13使正文 § 8. 的討論，有了更充分的數字上的證據：去聲甲、去聲乙的中古入聲字，佔了整個入聲字一半左右，它們的演變過程，只有 § 8. 中的「入聲歸去」說才能圓滿地解釋。

又本文原題〈論達縣長沙話三類去聲的語言層次〉，曾於第八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提出，並見載於《聲韻論叢》第三輯（1991，台北學生書局）。本文依原作而有所補正，所舉各例及統計數字，當以本文為據。

引用書目

丁聲樹，李榮

1966 《古今字音對照手冊》。香港，太平書局。

何大安

1984 〈論贛方言〉，《漢學研究》5.1：1-28。

1989 〈送氣分調及相關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3（印刷中）。

崔榮昌

1989 〈四川達縣“長沙話”記略〉，《方言》1：20-29。

楊時逢

1974 《湖南方言調查報告》，二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66。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4 《四川方言調查報告》，二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2。台北，中央研究院。

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

1948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18。上海，商務印書館。

顏森

1986 〈江西方言的分區（稿）〉，《方言》1：19-38。